

# 李慧玲事件扯不上新聞自由

陳勇 民建聯副主席

前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李慧玲突然被終止僱傭合約之事，部分社會人士從新聞自由的角度去分析和評論事件。新聞自由是香港社會十分珍視的核心價值，社會普遍認同，保障新聞自由是保護社會公義、維護公平和正義的基石，對維護社會整體利益至關重要，不容許輕易破壞。觀察新聞自由是否受到打壓，應該從社會的整體去看，李慧玲被解僱事件中，似乎很難得出香港新聞自由受到政治打壓的結論。

從維護新聞自由的角度去看，不論新聞機構還是新聞從業員，都應該免受來自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的干擾。李慧玲事後召開記者會，公開地指控事件「百分百」屬特首梁振英的政治打壓，而商台則在「續牌魔咒之下跪低」。正如社會上許多有識之士所說的，李慧玲這些聲明，對特首及特區政府屬於十分嚴重的政治指控，有可能對香港社會帶來重大的影響，筆者認為，這些指控必須建基於確實而且充分的事實依據之上，否則，只憑一些模糊不清的個人印象、個人感受，甚至只是主觀的推測，難以令人信服。而若因此而帶來社會的恐慌，以及影響特首和特區政府的執政威信，將使公眾利益受損，不是一種負責任的做法。

## 指控政府打壓新聞自由難以令人信服

從新聞從業員的角度看，記者的天職是追求真相，李慧玲對自己突然被終止合約之事有所懷疑，理應提

出事實依據，李慧玲在記者會引述了兩個事例作為解僱遭打壓的佐證，她說陳志雲曾告知她自己為商台續牌事宜「敲過廣管局（即通訊局）的門」，但「對方唔睬佢」；她也說有相識十年的梁振英身邊人曾向她提醒：「小心你份工」。

僅以這樣兩件事，似乎很難得出政治打壓新聞自由的結論。特首已公開回應指出，從來沒有向任何人，在任何時間，提過關於李慧玲在商台的職位或職務的任何事情。特區政府同特首本人，都十分重視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過去如是、今日如是，將來亦如是。至於「小心你份工」云云，是由誰說的，在何時、何種環境下，針對何事而言，目前都未清晰。陳志雲、商台和通訊局亦都否認李慧玲提出的指控。從目前的情況去看，李慧玲提出的政治打壓新聞自由的指控，完全是一面之詞，顯然難以令人信服。

再者，從新聞自由的角度去看，新聞自由要保障的不僅僅是個別新聞從業員的新聞自由，同時也有需要

保障新聞從業員整體的新聞自由、新聞機構的新聞自由，以及公眾利益表達的自由。或者換句話說，就是要保障公共意見形成過程中各個環節，都不受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的干擾。李慧玲被商台解除僱傭合約的事件中，李慧玲作為一位電台時事節目主持人，而商業電台則是聘用李慧玲的傳媒機構。保障李慧玲的新聞自由不受打壓，是否就等同於商業電台不能夠在該台的立場和定位方面，以及在聘請和解僱旗下員工方面，具有獨立自主的決定自由呢？

## 解聘李慧玲只是商業決定

李慧玲作為一位新聞從業員，社會保障其新聞自由的權益，是基於她的言論和新聞自由是以公眾利益為依歸，也就是說，保障新聞從業員的新聞自由，最終的目的是要保障社會的整體利益和公眾利益。而李慧玲是否以公眾利益為依歸，也並非由哪一個人或她自己所說的為憑據，而是要接受社會公眾的監察，而在香港這一商業自由的社會中，李慧玲主持節目的收聽率，應可視為公眾對其信任的一項指標。換言之，在李慧玲節目收聽率下跌的情況之下，聘用她的傳媒機構若據此作出終止合約的決定，似乎也是一種對公眾利益負責任的決定，換句話說，這是保障新聞自由的需要。

從傳媒機構的角度去看，商業電台是一家私營的傳媒機構，必須負擔企業的經濟責任，從而機構也自然應該有與其經濟責任相符的自主決定權，其中應包括完整而

獨立的人事聘用權，如果商業電台以及其他私營的傳媒機構所作出的個別僱員的人事聘用決定，都視為對新聞自由的打壓或破壞的舉動，這顯然是不合常理的。而這次解僱李慧玲的事件中，商業電台明顯是受到巨大政治干預的，這不僅僅是李慧玲個人的政治指控，還包括多個政黨、社會團體，以及其他傳媒對其的政治干預。從保障新聞自由的角度出發，李慧玲的新聞自由須受到保障，而保障商業電台這一傳媒機構免受政治干預就不重要嗎？兩者之間是否應該取得平衡？

商業電台是一家私營的媒體機構，必須保障企業的經營，負有經濟上的責任，這是保持商業電台這一傳媒機構得以持續健康運作的重要因素，也是保障在商業電台服務的一眾新聞從業員的新聞自由。從這一角度看，商台出於個別節目收聽率下跌，影響其廣告收益的原因，而在人事安排上作出一些決定，不能看作是對新聞自由造成損害的舉措。

新聞自由是香港重要的核心價值，而觀察新聞自由是否受到打壓，應該從社會的整體去看，李慧玲被解僱事件中，似乎很難得出香港新聞自由受到政治打壓的結論。



陳勇

激進反對派策動的所謂「驅蝗行動」至今餘波未了，反對派議員為免引火燒身紛紛採取了「閉口」態度，拒絕評論不贊同不批評，身為反對派喉舌的《蘋果日報》，在事件上更出現了兩日的社評互相拆台的情況。一份報章的社評竟然有不同立場，實在令人大開眼界。

在前日由李怡撰寫的《蘋果》社評中，全篇文章對於這次行動沒有一句批評，反而是充滿同情的態度，並將責任全推在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身上，說是「自由行」遊客「將香港人逼瘋了」、是特區政府的政策「將香港人逼瘋了」、是「中共港共的反應把港中矛盾推到難以緩和的境地了」。這是典型轉移視線、偷換概念的詭辯伎倆，將本來明確清晰的事件故意扭曲、轉移、上綱上線，把水攪渾，協助脫身。其實，真正被逼瘋的是李怡自己，是他的極端反中仇中思想將自己逼瘋。

李怡寫的社評一向從仇視內地及內地同胞的角度出發，符合《蘋果日報》立場，相信能夠討到老關歡心。但奇怪的是，昨日《蘋果》另一主筆盧峯題為《香港何時變得如此陌生》的社評，卻與李怡的文章大唱對台，文中直斥，「『驅蝗行動』的錯不僅在於行動過激，對旅客及商店構成不便；『驅蝗行動』的錯不僅是損害香港聲譽或倒自己米；『驅蝗行動』的錯也不僅在於損害香港市民跟內地民眾感情或中港關係。『驅蝗行動』最大的錯在於它完全背離了香港的核心價值，在於完全背離了香港尊重個人權利、尊嚴的傳統，令香港變得既陌生又可怕！」

如果單看這段文字，掩上報章標題，誰會想到這篇文章竟是《蘋果》社評？社評代表一份報章的立場及方向，並非可讓作者自行發揮、隨意馳騁之地，何以同一份報章、同一個老闆，在一件政治事件上出現不同的表述？其實，這種格格分裂的現象在過去的《蘋果》並不鮮見，最明顯例子就是在上次政改諮詢時，社評與新聞報道大打對台，一邊支持一邊反對。但實際上不過是黎智英因應政治需要和社情民意走向，兩邊落注、皮裡陽秋的技巧。《蘋果》這個反對派最重要的輿論工具，怎可能會「格格分裂」？

## 故意將矛頭轉向政府

盧峯的社評表面上是義正詞嚴的批評了「辱客」暴徒，但對於幕後操控的激進反對派政客與「港獨」組織卻不置一詞；對這些行動背後的「去中國化」歪風也沒有半句批評。同時他又施展了「乾坤大挪移」大法，將事件的責任全推向特區政府身上，指「政策失誤該針對的是政策，該檢討的是政府。」

這種論調與所謂香港旅遊承载力不足論一樣，都是轉移了事件的責任。就等於說有青年人去打劫便利店，事後卻反過來批評政府的教育政策不好，未能培養青年人的德智體群美；福利政策未能解決青年人的需要，令他們要去打劫；特區政府的人口政策有問題，未能解決青年人的向上流問題一樣。然而，這些說法卻帶有很強的誤導性，就是很難說這些分析與事件一點關係都沒有，但卻是故意轉移重點，為犯事者解脫。《蘋果》的兩篇社評，立場表面好像南轅北轍，但說穿了不過是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翻來變去就是為了販賣這種奇談怪論，以此攻擊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

為什麼《蘋果》要如此大費周章？原因很簡單。黎智英是一個生意人，自然知道社會主流民意都反對這種極端行動，雖然他認同有關行動，但也不敢將《蘋果》押上去，就如反對派議員一樣不敢貿然趟這渾水。而且，行動針對的是內地旅客，損害的卻是本港的旅遊、零售、餐飲等眾多行業，這些都是《蘋果》的廣告大戶。如果《蘋果》大張旗鼓支持「驅蝗」，這些商戶還會在《蘋果》落廣告嗎？正是知道民意和商界的反響，所以黎智英才不敢公然附和有關行動，在社評上避重就輕，既裝作為商戶發聲，又想方法將矛頭指向政府身上。《蘋果》社評何以互相拆台，原因就在於此。

針對近年前線警務人員執法時常常面對市民的侮辱及挑釁，警方宣布將於下月發出新「辱警指引」，並計劃於下周向監警會提交初稿，訂明前線警員執行日常職務時如遇妨礙，可採取「先勸喻、後警告」的方式，在當事人屢勸無效之下，控以「阻差辦公」或「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對於此舉，我是十分支持的。

大家都不難見到，近年官員出席公開場合，均會受到一些持相反意見的市民辱罵、擲物、圍堵和衝擊，而同場的警務人員往往為了執行職務，維持秩序和保護各人(包括示威者)的人身安全而受到無理辱罵、推撞。很不幸，這個現象已發展成一股社會歪風，警務人員就算在日常執法時，例如抄牌或街頭截查，亦會遭粗魯語言侮辱及挑釁。在這種情況下，警隊的工作壓力自然大增，要面對的挑戰及打擊亦越來越嚴重，試問他們又怎能有效地依法執勤、維護法紀呢？

最近在尖沙咀廣東道發生的所謂「驅蝗行動」衝突事件。當有一批示威者當街追着遊客侮辱、中傷、威嚇，令商店關門不敢做生意，並開始與持相反意見的團體互相指罵和推撞時，前線警務人員果斷地第一時間用鐵馬把兩批集會人士分隔，那不正顯示我們的警隊是多麼專業、有效率、克制嗎？依法執勤、捍衛公眾安全及保護市民生命財產是警隊的本份，理應受市民尊重及支持。況且，「平機會」亦已發聲明譴責該些針對內地自由旅客的不文明示威行動，並考慮在正進行檢討的歧視法例中，引入新的保障類別，以回應港人和內地人之間可能發生的歧視情況。

事實上，香港一向獲評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是令我們引以為榮的。香港繁榮穩定的成就，除了歸功於完善制度、港人刻苦耐勞、政治穩定、自由開放、匯聚人才等因素之外，法治精神、奉公守法、治安良好等也同樣重要，而香港警隊就正正肩負起這個重責，而且成績卓卓。我們應該多尊重前線警務人員，支持他們依法執勤，我亦相信有了新「辱警指引」之後，警方在執法時能更有效保護市民的權利及安全。

# 《蘋果日報》社評何以互相拆台？

卓偉

# 支持警隊新「辱警指引」

葛珮帆 立法會議員 博士

# 民主並無獨步單方 維民所止首重福安

韋剛

## 自留地

西方民主已經在社會不斷前進中顯得老弱病殘名不符實。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如果真的為民着想，就要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以無比的毅力和決心帶領人民沿着這條道路走向幸福、找到安寧。如今，我們要排除萬難進行政制改革，要義不容辭把政改諮詢工作做好，建立適合香港社會的政制，促進經濟發展改善民生。

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以來，港人都被「佔中」這惡夢困擾。無論「佔中」發起人如何解釋、引用外國事例和理論企圖說明其動機是如何充滿愛與和平，但老百姓都不能釋懷，對此充滿不妥協和鬥爭性的行為感恐懼和抗拒。歷史事實證明，這類行動帶來的都是災難性的後果，既不能解決政治上的紛爭也不能紓緩經濟上的困局。恰巧，幾個月前爆發的泰國佔領曼谷行動，演變至今已歷昭然告訴了世人對泰國人民造成了何等嚴重損害，世界人民對此事件當然也有不少看法和感觸。英國《每日電訊報》肖恩·托馬斯(Sean Thomas)的《泰國的動盪預示着全球民主的失敗嗎？》一文，反映了當前西方對亞洲民主發展的看法。

## 西式民主疲態盡露國力衰退

泰國的民主模式是二元君主立憲，簡括來說便是君主權力大過議會，泰平時很少做聲，但權力和威望很高。托馬斯的英國是世上最早的君主立憲國家，1215年其國王約翰被迫簽下「大憲章」(Magna Carta)是為英憲法政治之濫觴。這重要文件現仍在倫敦博物館陳列。英國的君主今日權勢如何，路人皆見，這種「虛君共和」蔓延至歐洲數國，挪威、瑞典、丹麥、荷蘭、比利時、西班牙等國皆納之。幾百年來社會不斷的變化發展，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

由戰士」會不大高興。最後，現下他冀望泰人要理智些、不要把他們可愛的國家牽入萬劫不復的內戰；並祈求天祐暹羅王普密蓬安享晚年。

## 香港要建立適合自己的政制模式

作為一位為資本主義國家宣傳喉舌的大報的政論家，飽孕西方民主思潮和歷經其洗禮，在各國民民主浪潮中曾衝擊多少棱角和夢想，到頭來沉澱出透徹的結論：西方民主已經在社會不斷前進中顯得老弱病殘名不符實，而更重要的是不要抱殘守缺自以為是唯我獨尊。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如果真的為民着想，就要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以無比的毅力和決心帶領人民沿着這條道路走向幸福、找到安寧。

我們經過了幾十年血肉奮鬥，才找到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且在她的指引下，制定了《基本法》，把兩顆「南海明珠」復還母體。如今，我們要排除萬難進行政制改革，要義不容辭把政改諮詢工作做好，建立適合香港社會的政制，促進經濟發展改善民生。



泰國的動亂說明，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可行，香港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的政制模式。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 西方走廊

日美近期舉行名為「網絡防禦」，實為「網絡攻擊」的會議，「力爭」在2015年實施具體合作方案，以提高「應對網絡攻擊」的能力，並決定由美軍牽頭，對美日「網軍」進行聯合「實戰培訓」。日本是繼美國之後第二個開成立「網軍」的國家，安倍的目标非常明確，就是要「先發制人」，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刻，對他國實施網絡攻擊。美國是網絡發源地，相關技術遙遙領先其他國家，日本則師從美國，極力搜羅和培訓民間黑客，高調組建「網絡自衛隊」。安倍一直想當東亞「領袖」，企圖依靠「網軍」隨時對中俄實施攻擊，實現「亞洲領袖夢想」。

據日本《讀賣新聞》報道，日本政府已經決定，派出「網絡自衛隊」的專家和精英參加美軍的「網絡防禦」培訓課程，最大限度提高自衛隊的網絡「防禦」能力，進一步加強日美同盟關係。日本希望和美國所進行的網絡合作由情報交換提高到更加「務實」的領域，爭取在網絡空間、陸海空和太空等領域佔領制高點。事實上，日本在2011年就建立了「網絡空間防衛隊」，負責收集、分析、研究最新病毒和最新網絡信息，並組織黑客攻擊訓練。目前，日本「網絡防衛隊」24小時全天候對中俄網絡實施監視，是繼美國以後第二個隨意入侵他國網絡的國家。

## 賊喊捉賊污蔑中國 依此法進行。

長期以來，美國和日本政府和媒體總是會隔一段時間就報道其「網絡受到攻擊」的炒作「怪聞」，一而再、再而三地散佈「攻擊來自中國解放軍部隊」，以賊喊捉賊的手段污蔑中國。據披露，日本的「網絡空間防衛隊」大規模收集網絡攻擊情報；分析、設計、試驗計算機病毒和入侵手段；對他國的網絡防禦實施全天候跟蹤和入侵演練；希望在關鍵時刻能夠一舉出擊，並獲得成功。日本「網絡空間防衛隊」正積極從民間黑客中選錄「網絡攻擊人才」，開發新病毒，企圖對他國網絡實施攻擊的意圖一覽無遺。

安倍表示，網絡空間是和陸、海、空、太空並列的第五空間，日本勢必要在該空間先拔頭籌，佔據有利空間。東京政府已經通過5000億日圓的專項撥款，用於購買美國設備、網絡研究和攻擊演習。「網絡空間防衛隊」中專設的「自衛隊指揮通信系統部隊」，負責將分散在陸海空各自自衛隊內部的反網絡攻擊組織，實施統一「行動」，並專門另外投入1000億日圓作為專項統籌經費。2008年，日本「網絡空間防衛隊」成功通過「反向探測」技術，準確偵察他國網絡路徑、地點，然後使用攻擊程序讓對方陷入癱瘓。日本右翼甚至認為，日本的核武裝也應該

## 主要目標對付中俄

日本組建最現代化的網軍，最主要目標就是用來攻擊中國和俄羅斯。據西方媒體披露，日本右翼長期認為，北京和莫斯科最有可能隨時對日本發起網絡攻擊，並可能對日本實施核攻擊。日本唯有組建技術先進、反應快速的「網軍」，才能有效在北京和莫斯科發起對日本的攻擊前實施行動。投入重金構建世界最強網軍，加快發掘世界先進的計算機硬件和軟件技術，就可以組建出起點最高、技術最先進、精英最充足的特種部隊。日本積極效仿五角大樓，準備在未來信息戰中，充分利用網軍打「網絡癱瘓戰」。

結合安倍等右翼近期經常口吐的「戰爭狂言」、迫不及待修改憲法、聲言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甚至夢想當東亞領袖。日本右翼頻頻挑釁中國的最大阻力是北京和俄羅斯緊密合作，於是將夢想寄託在「網軍」身上。安倍曾經說，俄羅斯飛機經常將日本當「私家花園」，隨時游弋，日本唯有依靠「網軍」「先發制人」和「出奇兵」，才能最終出這口氣。安倍狂言雖然遭到中、俄、英、美、德、韓等國的抨擊和譴責，但世界仍然需要高度警惕日本右翼的「翻臉行動」，利用「網軍」發惡。